

张弘主编

黄庭坚 书法鉴赏

远方出版社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责任编辑 苏文

封面设计 丁洁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主 编 张弘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32-3/G·308

定 价 425.00 元(全十七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素餐每愧斯民病”

——黄庭坚生平传略	(1)
诗书传家	(3)
坎坷仕途	(5)
战掣“黄体”	(10)
“恨二王无臣法”	(13)

第二部分 战掣怒张传“黄体”

——黄庭坚书法鉴赏	(17)
华严疏卷	(19)
牛口庄题名卷	(24)
赠张大同卷跋	(28)
与无咎书帖	(34)
报云夫帖	(37)
狄梁公碑	(43)
戏题酬池寺壁	(64)
戏赠米元章	(71)
王长者墓志	(73)
宋故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铭	(79)
苦笋帖	(84)
松风阁诗	(87)
诗送四十九侄	(93)
伏波神祠诗	(105)

糟姜帖	(114)
家书	(115)
与公蕴帖	(118)
惟清帖	(121)
次韵叔父帖	(124)
伏承帖	(127)
送刘季展诗	(131)
书争座帖后	(133)
与希召帖	(136)
二士帖	(138)
山预帖	(142)
与立之帖	(145)
寒山子庞居士诗	(148)
致天民知命大主薄尺牍	(162)
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	(165)
跋黄州寒食诗	(167)
发愿文	(172)
花气诗帖	(206)
诸上座帖	(208)
寄贺兰铦	(213)
洛阳雨霁诗	(216)
李白忆旧游诗	(225)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宋洪州府分宁(今江西修水)高城乡双井里人，自号山谷道人、涪翁，人称黄太史、豫章先生、黄文节公。

黄庭坚是宋代继苏东坡之后另一位全能型的艺术巨匠，他诗为“江西派”宗主，书为尚意派主将，位列“苏门四学士”，跻身“宋朝四大家”，在艺术成就上与其师友苏轼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诗书传家

黄氏原籍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黄庭坚的六世祖黄瞻在唐代以著作佐郎的官衔在洪州分宁当县令，于是安家修水。其后五代都以读书从政为业。

祖父黄湜兄弟十人都中了进士，人称“十龙”。父黄庶是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长期在州郡任属官，官终代理康州知府。他一生刻意于诗，是一个专学杜甫、韩愈而能自出机杼的诗人，有《伐檀集》传世，人们称他的诗文“雄奇峭拔”、“意境一新”。庭坚母亲姓李，是仕宦大家的闺秀，也通晓经史。黄庶与她有五个儿子，长子大临，次子庭坚，三子叔献，四子叔达，幼子早亡。庭坚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诗人，以富于藏书、学识广博闻名于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据记载，黄庭坚的祖父黄湜极擅书法，字体清劲，笔意皆到，应对黄山谷日后在书法上的成功不无影响。

黄庭坚从小聪慧，勤学好胜，读书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强。《山谷别传》说他“幼颖悟过人，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成诵”，可能有点夸张，但总的来说，他是个极聪慧的孩子。

黄庭坚五岁时，已把儒家五经背熟。有一天，他问老师：“别人都说有六经，怎么我只读到五经呢？”老师说《春秋》不足读。庭坚说：“既然是经，怎么能不读呢？”他当即找来《春秋》，日夜苦读，只用了十天时间，就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下来。

庭坚很小就开始学诗。相传他七岁时写了一首《牧童诗》：

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一个七岁的儿童，竟能做出这样清丽绝俗的诗，可谓难得，庭坚也因此远近闻名。

庭坚除了长兄大临和三个弟弟外，又有姊妹四人。兄弟姊妹，一同读书玩乐。骨肉之情，天伦之乐，从小就深深刻印在庭坚的心中，所以诗人的一生以“孝友”见称，写了许多表现亲情友谊的感人佳作。

当时佛教又很流行，江西禅宗特盛，仅分宁县禅院就有十多处，黄龙山的临济宗，是很有影响的禅宗派别，因而少年时代的黄庭坚也与这里的和尚、禅师有来往，并与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除了佛学，黄庭坚对《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也颇有涉猎。他日后的之所以在书法上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禅宗的深刻领悟，以禅入书，可以说是黄氏书法的一大特点。

嘉祐三年（1058），庭坚十四岁，他的父亲黄庶在康州（今广东德庆县）任上不幸病逝。父亲死后，一家人的生活很难维持下去，庭坚只好寄居外婆家，由几位舅父舅母照顾教诲。

第二年，黄庭坚跟随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李常介绍他结识了不少文人学士，这使他的学问大有长进。在他结识的前辈当中，就有后来成为其岳父的孙觉，孙觉

十分喜欢这个聪颖的年轻人，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可惜红颜薄命，熙宁三年（1070）七月，庭坚的妻子孙氏不幸病逝。他在《红蕉洞独宿》诗中写道：“永怀玉树埋尘土，何异蒙鸠挂苇苕。衣冠妆台蛛结网，可怜无以永今朝！”这些渗透了泪水的诗句，倾吐出他对亡妻的深切哀悼。

在跟随舅父李常游学三四年之后，黄庭坚觉得已学有所成，便回乡参加考试。宋代科举是先由地方进行乡试，然后把中选的送去参加中央一级的考试，称省试或礼部试，黄庭坚必须先过乡试这一关。

坎坷仕途

嘉祐八年（1063），庭坚首次参加考试，得了洪州第一名，被送去京师（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省试。试后，先是传说他考中了省元，但结果榜上无名。

英宗治平三年（1066），黄庭坚再次参加考试。诗题目是《野无遗贤》，主考官李询读到他卷中的“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二句诗，高兴得拍手叫好，说：“此人不特此诗冠场，他日当以诗名擅四海。”于是将庭坚定为第一名。

第二年春天，黄庭坚到汴京参加礼部考试，中了第三甲进士，被任命为叶县（今属河南）尉。二十三岁的黄庭坚从此踏上了仕途。

黄庭坚在叶县三年，虽然没有什么杰出的政绩，但很关心人民疾苦。熙宁元年（1068），河北很多州县连年无雨，突然又发生强烈地震，以致洪水泛滥，压死和淹死者不计其数。难民流向叶县，由于事前无准备，救灾的物资不够用，赈济又不力，黄庭坚为此感到十分难受，并自觉惭愧地说：“素餐每愧斯民病。”

熙宁五年(1072),黄庭坚二十八岁。那一年,神宗诏举四京学官,庭坚参加考试,考得优等,被任命为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助教。国子监环境清幽,每天除了上课,还有很多时间读书写诗。庭坚与青年学子相处,心情十分愉快。由于他教学认真,诗文又写得好,当时留守北京的老太师文彦博很器重他。熙宁九年,庭坚任职期满,本应调动,文彦博挽留他再任,所以他在北京一直过了八个年头。

在黄庭坚担任学官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生的挚友加老师苏轼,黄对苏的才华十分仰慕,而苏对黄的人品诗才也非常推崇。此后,黄庭坚便成了苏东坡的门下弟子,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同苏轼的结交,对于庭坚的思想修养、诗歌创作、政治命运乃至终身遭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黄庭坚从学于苏东坡,也与苏东坡持同样的政见,因此,其仕途命运也与苏东坡紧密相连。元丰二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而下狱,与苏轼有密切关系的黄庭坚受到牵连,原本要升职的黄庭坚被贬为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县)知县。

元丰三年(1080),庭坚携全家赴任,途经舒州怀宁县(今安徽潜山县)三祖山山谷寺,庭坚诗兴大发,在寺旁巨石上题了几首诗,抒发了厌倦官场向往自然界的心情。从此,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以明其志。

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庭坚被调任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商河县境内)的监镇官。船过泗州(今江苏盱眙县附近)时,诗人在著名的僧伽塔前写了一篇《发愿文》,对佛大发誓愿,表示要痛戒酒色肉食;如果犯了戒,情愿堕入地狱受万劫不复之苦。因为他戒荤吃素,后人遂有“菜肚老人”之称。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执政，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纷纷被召入京。四月，庭坚被召为秘书郎。六七月间，庭坚来到汴京。元祐元年（1086）三月，退居洛阳十五年的旧党首领司马光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宰相。因为司马光的推荐，庭坚参加了校定《资治通鉴》的工作；十月，被任命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主持编写《神宗实录》也就是神宗朝的国史，所以有“黄太史”的称呼。

庭坚在书法和文学上与苏轼相互推重，引为知己，但在政治上却比苏轼超然。他并没有介入新旧两党的斗争，但由于他与苏轼等人关系密切，仍然被时人视为旧党。他很尊敬司马光，司马光去世后，他作诗追挽，颂扬司马光“公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之四）

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一直比较客观公正，既清醒地看到新法推行中的弊端，又不赞成对新法一概废斥。他同苏轼一样，主张参酌新旧，择善而从。他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赞王安石“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给了王安石的人品以极高的评价。

王安石去世后，许多人肆意诋毁他，黄庭坚却不肯这样做。当旧党分裂成洛、蜀两派争斗激烈时，庭坚却能摒弃门户之见，没有卷入党争之中。这种明达的识见、无私的襟怀，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赞赏。

在汴京任职馆阁的最初几年，称得上是黄庭坚生命中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光，他与朋友们在一起谈诗论书，游山玩水，好不畅快！

尤其是与苏轼的交往，更是让山谷获益匪浅。在文学和书画方面，他们彼此鼓励、相互促进，但若遇意见相

左，他们亦能坦诚相见，有一次，他们一起讨论书法。苏轼说：“鲁直兄近来写的字清雅遒劲，但笔势有时太瘦，好像树梢上挂着的死蛇。”庭坚回答道：“对坡翁您的字我本来不敢妄加评论，只是觉得字形太扁，很似石头下面压着的蛤蟆啊！”说罢，两人相看，捧腹大笑起来，都觉得对方在开玩笑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己的毛病。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召还贬逐在外的新党章惇、蔡卞等人并任命章惇为相。这些新党虽然打着绍述的旗号，但完全是以泄私怨，图报复，排除异己，以争夺权利为事，凡属元祐旧党，几乎全被他们流放于外。

此时，庭坚在家乡与黄龙山禅师来往。晦堂禅师为了启发他对禅宗的顿悟，要他用禅理来诠释孔子“吾无隐乎尔”这句话，庭坚回答后，晦堂连说：“不是，不是！”后来走过有木犀的地方，晦堂问道：“闻到香么？”庭坚说：“闻到。”晦堂立即说：“吾无隐于尔！”庭坚顿时大悟。

后来黄庭坚在总结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时说：“绍圣甲戌（1094），在黄龙山，忽得草书三昧。”可见，此时禅理渐悟的黄山谷，书艺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了。

绍圣元年五月，庭坚先后被任命为宣州（今安徽宣城）知州，很快又改知鄂州（今湖北鄂城）。他还没来得及赴任，《神宗实录》的祸端就发生了。

本来，黄庭坚等人编写的《神宗实录》史料翔实，文采粲然，高于前代，被称誉为“元祐史笔”。但这本史书是旧党执政时修撰的，当然有批评新政的内容。章惇、蔡卞等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就在这一年六月下令把参与修史的人都集中到开封府境内居住，让国史院来核实《神宗实录》中的“诋毁先帝”之处。于是，他们给庭坚安了个“管勾亳州明道宫”的空头职衔，听候审查。庭坚接

到命令后，先将家属安置在太平州的芜湖县（今安徽芜湖）。六七月间，他在彭蠡湖口遇到了正被贬往岭南惠州的苏轼。二人相聚了三天，彼此慰勉，挥泪而别。谁也没有料到，此聚竟是决别！

章惇、蔡卞指责范祖禹、赵彥若、黄庭坚修史不实，写的材料多是“得之传闻”，“无验证”。从《神宗实录》中摘出千条，让史院官吏逐条核对，结果大都有据，只三十二条小事没有。

其中有一条实录是黄庭坚写的：“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庭坚在北京任学官时亲眼见到，用船拖着铁爪疏浚河道，王安石听信一些地方官的吹嘘，加以推广运用，结果无效。庭坚早就持反对态度，所以在修《神宗实录》时如实记载。现在，章惇他们首先用这一条来审讯他，庭坚并不害怕，直言以对：“庭坚时官北部（指北京），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提出的其他问题，他都不改时衷，实事求是地回答。当时的人都十分佩服黄山谷这种不畏强权的精神，称他为壮士。

十二月，庭坚被贬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诏令下达时，庭坚的亲友皆潸然泪下，而庭坚仍神情自若，蒙头大睡，鼾声雷动。

崇宁元年（1102），朝廷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向太后还政于徽宗，徽宗起用蔡京，年号为崇宁，表示要尊崇熙宁新法。追贬司马光等四十四个在世和不在世的旧党的官职，庭坚即在其中。蔡京为相后，比章惇来得更厉害，凡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均目为“元祐旧党”，尽行贬斥。并把元祐旧党的所谓重要分子的名字刻入石碑，树在端礼门，以示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碑就叫“党人碑”，黄庭坚的名字又在其中。

崇宁二年（1103）十一月，庭坚被人控告，因所撰《承

天院塔记》中有“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一句话，被加以“幸灾谤国”罪，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

在去宜州的途中，路遇永州，在永州境内的浯溪（在今湖南省祁阳县），庭坚看到了闻名已久的磨崖碑，于是有感而作《书磨崖碑后》一诗。唐代文学家元结作《大唐中兴颂》，由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刻在溪旁大崖石上。元结主要是歌颂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德，庭坚却对当时朝政昏庸颇有非议。虽然宋朝没有与唐朝那时的情况直接比拟的地方，但从忧国忧民之心这一点来讲，庭坚与元结是一样的。

庭坚在宜州城的生活十分窘迫，居无定所，最后只能露宿城楼，但他依然能够淡然处之，崇宁四年（1105）九月，天气异常炎热，一天忽然下起小雨，庭坚喝了几杯酒，稍有醉意，就坐在椅子上，把双脚伸出栏杆淋雨，回头对朋友范寥说：“信中，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惬意过啊！”

同年九月三十日，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六十一岁。

纵观黄庭坚的一生，历尽坎坷和磨难，在几十年的仕途中几乎没有做过积极的斗争，这种低调且耿直的性格注定其政治上的平淡，而且，这种性格直接导致他的诗缺乏苏轼作品中的战斗锋芒，所以黄庭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书法。

战掣“黄体”

黄庭坚学习书法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他师从周越达二十年之久，后又转投苏舜钦学书，始得古人笔法之妙。转而临习古代书法，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勤力程度令人赞叹，他学书数十年，一直挥笔不辍。即使在贬谪黔

州、戎州、宜州的那些艰难困厄的岁月里，他仍然勤奋地作诗、练字。

更可贵的是，他能够不断地否定自己，永不满足地在艺术的道路上探求、进取、开拓。他曾自我评价：“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又自嘲在黔南时（1095）写的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字差可耳”。直到去世前五年时还说：“由今观十年前书，似有非自己所书之感。”历史上，像他这样严格批评自己作品的艺术家是不多的。

黄山谷在学书的过程中始终追求着书法艺术的新境界，他接受古人的书法艺术精华，但又不拘泥于古人。而是主张遗貌取神，他学《兰亭》，认为“《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划以为准”。因他主张学书以“取神”为要，所以，他认为看帖比临摹更重要，学书尤其不能被法度所窘，要在体会古人之用笔妙处。

他说“学书端正，则窘于法度；侧笔取妍，往往工左病右。古人作《兰亭序》、《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余势。若深墨本，担得笔中意耳。今人但见深墨本收束锋芒，故以旧笔临仿，不知前辈书初亦有锋锷，此不传之妙也”。他说“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草书妙处，须学者自得，然学久乃当知之。墨池笔冢，非传者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直到晚年他都一直在不停地学习前人的书法，这种“渐修”的功夫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长期的努力，黄庭坚终于创造出了一种中宫紧结，长笔四展，俊挺爽利的新书体，世称“黄体”。

黄山谷所创之“黄体”，有其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用笔善藏锋而巧于顿挫，逆入平出，回锋藏颖，无平不陂，变化丰富。在三十多年的学书生涯中，他练就了弹性极

大、极富表现力的“一根筋”。他所谓“字中有笔”，盖即指此。这是藏锋笔法在他腕底的突出表现，是他从篆书中悟到的。

笔中有筋，表现为“战掣”的笔意，乃是庭坚书法艺术的一大审美特色。他的很多行、草书都用“战笔”写成。在行书中，横、捺、撇等“战掣”的笔意特别明显，在似乎很流畅的行笔中，无不蕴含着阻涩的留意，笔势飘动隽逸，纵横奇崛，沉着痛快，疾而不速，留而不滞，把静与动的美揉合得浑然一体。

在字的结体上，山谷书法的主要特点是中宫收紧，向外辐射，纵伸横逸，势若飞动，如长枪大戟，气魄宏伟。宋代书家们为了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和神情意态，敢于打破魏晋书法那种一味追求平和含蓄的写法，普遍流行一种欹侧之美。

在“宋四家”中，除了蔡襄上承晋、唐体势外，苏、米、黄都大胆尚意，下笔带“侧相”。苏轼的字欹向右，米芾的字倾左居多，黄庭坚则不拘一格，一幅之中，有顾右，有倾左，有的欹而若正，有的正而若欹，这往往以他突出的主笔为转移，使得结体活泼跳荡，意趣横溢。米、黄二人不仅“欹侧”，而且“怒张”，正如朱熹所说，书法“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

总之，无论从用笔、结体、章法布置各方面来看，黄庭坚都比苏轼更加自由和奔放。如果把苏、黄书艺比之于李、杜诗，那么苏如李白，才气天然，如行云流水，自然舒展；黄似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更显得惨淡经营，气象森严。

黄庭坚与苏轼同为艺术全才，但他逊于苏轼的是天份，长于苏轼的是对传统的发扬。在艺术实践中，他的行书与苏轼伯仲之间，草书则胜苏一筹。

他的行书，初承《兰亭》及颜真卿等唐代大师，上追篆隶笔意，得《瘗鹤铭》、《石门铭》真谛。他在传统中浸淫较久，常常苦于能入而难出，后贬官四川，长期旅途生涯使他豁然有悟。他说：“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

他的书作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崛，横画藏锋起讫，无平不陂，一波数折，结字中宫紧集，长笔肆意展伸，如荡桨撑舟，豪宕轩昂，妩媚纵逸，神充韵溢。苏轼说他：“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黄庭坚作品充满了这种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法。

“恨二王无臣法”

山谷的行书作品主要有《松风阁诗》、《跋黄州寒食诗》、《赠张大同卷跋》、《苦笋帖》、《华严疏卷》、《伏波神祠诗》、《诗送四十九侄》、《与无咎书帖》、《报云夫帖》、《糟姜帖》、《家书》、《与公蕴帖》、《惟清帖》、《次韵叔父帖》、《伏承帖》、《送刘季展诗》、《书争座帖后》、《与希召帖》、《二士帖》、《山预帖》、《与立之帖》、《寒山子庞居士诗》、《致天民知命大主簿尺牍》、《牛口庄题名卷》、《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狄梁公碑》、《戏题酺池寺壁》、《戏赠米元章》、《发愿文》、《王长者墓志铭》、《宋故澶南诗老史翊正墓志铭》，以上的行书或略带楷意的行楷作品写的无不笔法精奥，雄姿英发，龙搏虎跃，神骏非凡。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跋黄州寒食帖》，这是黄庭坚为苏轼《寒食诗》写的跋，一帖一跋被后人称为“珠联璧合”。黄《跋》飘逸舒畅，欲擒故纵，长横大捺，开阔有度，“淡墨挥洒，初非经意，然极真率可喜”。(沈尹默《论书丛稿》)苏黄二人堪称我国书法史上少有的黄金搭档。

黄庭坚草书工夫尤深。他的草书经历了由法到意、从有法到无法、从有意到无意的过程。苏东坡很看重黄山谷的自辟蹊径，把他的作草比作霍去病的用兵，不循古兵法常规，出奇而制胜。现存黄庭坚草书墨迹多种，其代表作有：《李白忆旧游诗》为其晚年力作，用笔刚柔相济，章法自然，一气贯注，祝枝山云“此卷驰骋藏真，殆有夺胎之妙。”《诸上座帖》风格老到、严谨，笔画圆健、凝重，万度雄骏，结字、章法均具匠心，无懈可击。他的草书短制有《寄贺兰铦》，这是一幅信笔恣肆、飘忽放逸、一气呵成、连绵不绝、章法随意的自由主义佳构，充分发挥了线条的意象魅力，形成迷离诡谲、绮丽古幻的境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花气诗帖》，为他中年力作。行书笔意较浓，结字优美，章法考究，宛如精致完美的小品，十分诱人，与《寄贺兰铦》形成强烈的风格反差，显示了黄庭坚创造的审美空间非常广阔，艺术视角变幻莫测，美不胜收。在黄山谷的草书作品中，《洛阳雨霁诗》也是一幅很见功力的作品。

从总体上看，黄庭坚草书在用笔及章法上均具备不同于古人的特点，他的长笔线条都超出了字体结构的本身需要，尽量展现线条的优美并充分用以抒情寄意，又补以侧点短画，甚至以圆点代长画、改变字形，突破法规，以求调节和呼应，显示了尚意不重法的审美趣味。在线条粗细质地上，黄草也比前人追求更多的变化。在章法上由于侧笔取妍，显出欹斜错落、奇正相生、忽左忽右、腾挪跌宕的特色，造成满纸云烟的整体效果，这也是古人所不及处。

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黄庭坚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书法美学的理论和评论。他认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

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又认为“凡书画当观韵”，“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

黄庭坚强调书法是心灵的一种自然流露，是虚静、清旷、高远的襟抱的形象体现，反映到笔墨上，就是要求精神超越规矩法度之外而冥合自然，这是一种笔法技巧精熟而近于无技巧的艺术境地。

黄庭坚就以其书法美学观点品评历代书家。如他评李白行草云：“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也。”他评东坡墨迹：“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评价中肯切实，洵非虚誉。

南宋邓椿是一个论书评画和收藏的名家，他对黄庭坚的艺术鉴赏力评价很高，在其著作《画继》中说，米芾鉴赏书画的能力虽高，但还有失之偏颇之处，山谷才是一个切实的书画理论批评家。

苏东坡有一段评黄庭坚书法的话：“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坡曰：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这段话讲得非常中肯，庭坚书从根本上来说，可谓独树一帜，为后人开了法门，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宋代书法向有“四大家”之称，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明代郭子章认为四大家中以黄庭坚居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